欽定勦平粵匪方略

欽定勦平粵匪方略卷三百十　壬戌年

六月初九日庚申李鴻章奏言自五月初九日後賊圍松江愈偪愈緊臣督令參將程學啟等自虹橋節節進紮飭松江府知府賈益謙等堅忍固守咨催已革提督曾秉忠派撥礮船馳勦賊踞松江西門外妙嚴寺土山爲營偪城最近我軍以大礮轟燬其壘南門外大張涇賊營經我

軍併力奪回初八日復爲賊踞郡城道路不通賊乘勢復踞西門土山爲礮臺益高其壘四門環攻志在必得賈益謙與李恆嵩等督率各隊環堞分列賊四處聚攻則以大礮轟之賊周圍跐蹤則以排槍轟之兩日夜槍礮之聲不絕初十日賓郡調回之兵三百餘人適至與賊戰於孟福濱毀其礮臺至夜三更火光四起賊寂然

無聲常勝軍及李恆嵩所部九百人分門出擊殺斃無算賊分股遁往西北常勝軍於十三日攻破天馬山賊卡十四日撤回松郡併力防守自賊圍青松兩城大股紮廣富林塘橋一帶而厚集於泗涇以拒我軍 臣軍距新橋前敵十餘里臣營距新橋又三十里港汊重重賊狃於官軍之不能猝進也日夜添築營壘爲久踞計 臣

親赴泗涇出賊不意薄其壘以剿之十一日令
程學啟等各帶五成隊先往　臣親督副將滕嗣
林各營繼進直偪泗涇卡賊開槍迎拒我軍整
隊擁入斃賊多人立毀其卡餘衆竄過涇南拆
毀木橋　臣當飭張遇春等分攻泗涇賊巢擊斃
悍逆數百名二十一日偽聽王陳炳文偽納王
部姓糾悍賊五六萬直撲新橋營盤四面圍裹

蔓及法華徐家匯九里橋游氛緊偪滬城大隊圍攻程學啟營盤頃濠拔樁拼力死撲程學啟以槍礮抵禦燃火不及則擲甎石擊之賊勢偪近程學啟手燃劈山礮開壁門大呼衝殺賊圍稍卻又排槍抵進我軍復退入營 臣乘賊力疲乏派參將張遇春等分路進勦而自督參將郭松林等往援張遇春遇賊於九里橋賊以萬衆

抗抵屢卻屢前官軍併力火攻賊陣稍亂張遇
春躍馬過橋直取黃衣賊目馬傷墜地賊呼噪
擁上張遇春拔刀砍倒賊目奪馬躍馳張志邦
陣斬賊首賊匪驚駭陳飛熊等乘勢追至營邊
賊復排大陣鏖戰程學啟等各開營門一擁而
出橫衝直刺內外夾剿賊盡棄槍礮器械奪路
狂奔自相踐踏而死 臣即督同程學啟等分投

追殺該逆連夜敗回泗涇是日殺賊三千餘名落水淹斃及解散脅從亦數千名生擒四百餘人二十三日乘夜進攻泗涇程學啟等分路直前該逆喘息未定不戰自走當將賊營數十座全行蹂毀燒賊柵三十餘一面併力追剿賊向崑山青浦竄去其松江附近廣富林塘橋大橋等處踞賊亦全數遁走此次逆黨號稱二十餘

竄入浦西各路勢已燎原雖臣從事浦東剿
撫兼施收復南匯川沙奉賢柘林各處斷賊接
應而該逆垂涎滬上一日未忘幸賴
聖主威福軍士用命以少勝多實非始願所及所有
參將程學啟等請先行開列應請
皇上逾予恩施以昭激勸其餘出力員弁兵勇容臣
查明擇尤請獎陣亡弁勇咨部分別議䘏

李鴻章又奏言臣接督臣曾國藩來函頗以進

攻金陵兵單爲慮又接曾國荃金陵來信我軍

祗能圍其西南兩面深溝高壘以水師爲根本

以江而爲糧路先爲自固徐圖制賊非添二萬

餘人不能合圍訊據賊供洪逆調蘇浙兩處之

賊回援恐成持久之勢臣查金陵城大而堅從

前和春張國樑擁八九萬之衆圍攻日久功敗

垂成今蘇浙兩省遍地皆賊處處可以進援尤與當日情形迥異所恃楚師穩練較勝逆軍賊數眾多未盡精悍曾國荃以水師為根本當可立足但軍數不及二萬其力不足以合圍即未能制其死命此次偽忠逆黨與撲犯松滬負創而遁聞將連合杭湖賊眾赴救金陵臣深代懸慮亟欲馳往鎮江就近援助無如臣原部陸軍

僅數千人分兩處則均不得力專一路則尚可自立兵事重大何敢易言 臣忝任蘇撫既不能棄滬中每月二十萬餉源之地又不敢緩鎮江接應上下游各路之師左右思維實無長策至滬上原有水陸兵勇逐營簡汰整頓非 臣親自部署不能鈐制所帶諸將中尚有勇敢樸實之材實少應變馭衆之選且資望皆淺未可令其

獨當一面臣到滬後稍繫軍民之望未便輕自移動遽失衆心會國藩處似亦無統兵大員可派來滬可否容臣將滬事辦妥即移師出江以慰

聖廑至馮子材等催臣前往鎮江實欲臣到後爲該軍籌餉未必爲進勦起見現在江北完善地方所出之餉專供都興阿一軍尚無缺乏江南祇

存鎮還兩處每月僅能由滬分給並無他處可
籌銀款 臣實深內愧馮子材尚能戰守而兵勇
疲惰已非一日長江師船大半劫奪成風 臣郎
頡頏其間祇能自立一軍未便控制諸將若輕
言整頓先失和衷之義若親軍太少亦無整頓
之資此皆實在爲難情形 臣不敢稍有徇隱褻
八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曾國藩多隆阿慶端左宗棠李鴻章曰李鴻章現未能離滬而鎮江亦極關緊要必須妥籌兼顧著即將滬事迅爲妥辦以便移軍赴鎮鎮城兵單餉絀該撫迅即知照馮子材激勵兵勇固守一面飭令吳煦將應解鎮城月餉源源撥濟曾國藩大軍進偪金陵氣機順利而兵力尚虞單薄蘇浙兩省之賊隨在可以赴援營

茲功在垂成我軍斷不可稍有挫衄前此和春張
國樑等可爲深戒李鴻章接到曾國荃函稱我軍
祇能圍賊西南兩面以水師爲根本以江而爲糧
路滿壘自固徐圖制賊等語頗爲老謀惟應籌增
兵力此時各路實無可爲調撥仍著曾國藩自爲
籌計何路有兵可資策應即行奏聞飛速調撥昨
據都興阿奏擬請暫留多隆阿幫辦曾國藩江皖

軍務當經寄諭官文將暨該大臣統籌全局如果
陝省剿辦事宜責成雷正綰督兵前往即可奏功
多隆阿便可督率後路各營擇要駐紮以為江淮
屏蔽現在陝省情形喫重而皖省地方為曾國藩
大營後路亦須得力大員督率重兵駐守以資控
制多隆阿應否統率全軍赴陝之處仍著官文曾
國藩遵奉前旨迅速會商權其緩急輕重調度左

宗棠由衢州一帶進取劉培元蔣益澧等軍先後可到兵力較厚慶端駐紮浦城其所統率之秦如虎林文蔡等由溫處進兵現當金陵逆首調令各路賊黨赴援浙東西之賊勢必空虛該督撫等尤當襲閒蹈瑕力圖進勦既可乘機恢復得以進步尤可牽制赴援金陵之賊使之奔命不遑以分其勢則曾國荃等軍攻擣更易為力著曾國藩慶端

等隨時咨商合力辦理前據曾國藩奏湖州失守其詳細情形日久未據慶端左宗棠奏報著迅速查明覆奏至鮑超一軍攻勦甯國自踏平寒亭賊壘後匪勢若何我兵是否得手並著曾國藩迅催該提督奮力攻取以圖節節進勦

上諭內閣曰此次李鴻章濶督各隊勦賊迭獲大捷力解重圍松江上海各防一律肅清所有異常出

力之參將程學啟著以副將儘先推補並賞加勃勇巴圖魯名號參將張遇春著以副將補用並賞加資勇巴圖魯名號副將滕嗣武著賞加偉勇巴圖魯名號遊擊劉士奇陳飛熊均著以參將儘先補用通判韓正國著賞加知府銜並賞換花翎守備張樹珊著留於兩江以都司補用其餘出力員弁兵勇並著李鴻章擇尤請奬以示鼓勵陣亡弁

勇照例咨部議卹

初十日辛酉勝保鄭元善奏請前因沈項一帶情形喫緊臣鄭元善派刑部郎中袁保慶帶領馬勇三百名駐紮防勦臣勝保派遊擊李殿甲帶勇千餘會合勦辦適竄踞銅陽城粵匪大股西趨接應西路回竄之賊擄掠糧食圍攻民寨袁保慶會商李殿甲迎勦賊匪暫退突於五月二

十四日糾合馬步賊衆萬餘在康莊董營一帶肆擾袁保慶等各帶兵圍截擊深入賊隊砍倒賊旗數杆各隊兵勇槍礮齊施賊衆潰亂隨向西北敗走我軍追擊四五里斃賊多名該逆不敢復戰卽在樓梯店天禧寨一帶盤踞復經袁保慶等各帶所部馬隊追勦該逆狂奔我軍兼程追襲至上蔡商水交界之古城寨迆北地方

奮力截殺該逆直向西南竄逸餘匪仍在李幺莊吳寨王寨各處盤踞當飭李殿甲移營新興集扼紮堵勦三十日李殿甲督軍赴李幺莊賊寨進攻千總李廣進把總劉用富首先登陴砍倒悍賊數十名各勇蟻附而登該匪隨開南門逃竄我兵進寨搜捕餘黨將寨焚燬旋揮軍南追途遇李丙寨捻匪率衆來救我軍列陣相持

一面分軍繞過賊後乘其不備奪李丙寨賊巢一面衝入賊陣該匪復向東竄退入吳寨我兵跟蹤追至將吳寨圍困仍分軍圍攻王寨以遏其出隊來援李廣進等於吳寨西北角放火該匪驚怖棄寨而走我軍追殺數里復撤全隊進圍王寨該匪聞官軍連破各寨不敢戀巢抵死東竄我兵整隊入寨將餘黨搜捕淨盡即將李

內寨及寨王寨一併燒燬仍撤回新興集駐紮

臣勝保於三十日親至項城調度一切佈置

後仍當折回太和　臣鄭元善由汝甯前赴項城

與　臣勝保晤商一切機宜鮦陽城爲粵逆往來

聚會之區匪衆竄踞日久必先攻拔此寨方足

以振軍威當派已革知府廖慶謀等帶領馬步

各隊並袁保慶所帶馬勇馳往攻擊我軍直抵

賊寨列隊環攻該逆抵死抗拒我軍連拋火彈
噴筒一擁而上斃賊甚多惟賊寨圩牆極高守
禦嚴固驟難得手 臣勝保速飭各軍連夜趕製
雲梯盡力攻剿以期必克奏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勝保鄭元善曰前因陝
省竄出粵匪圖擾河洛副將楊飛熊之軍接仗失
利身受重傷賊尚盤踞新安澠池一帶又有盧氏

竄回皖境股匪閒道西馳將為勾應竄突之計恐其侵軼洛中並北走河干東偪汴梁軍情甚為緊切當經諭令勝保兼程馳往河洛督軍勦辦該大臣此時當已奉到著即懍遵前旨迅速啟行親統各軍肅清中原腹地以慰廑念現在銅陽踞匪亦經勦辦得手即應飭令派定各軍與鄭元善所派袁保慶等兵奮力攻擣迅速蕆事

十二日癸亥官文嚴樹森奏言查逆匪由陝犯楚於五月十五日攻破鄖西縣城臣聞報後飛飭襄陽道金國琛率所部馳抵鄖郡會同總兵何紹彩各軍迅速進勦並將郡城守禦事宜責成訥欽等率同文武嚴密布置遏其下竄之路一面咨行提臣顏朝斌會同道員梁作楫一軍選派精鋭扼襄樊要地戰守兼籌以資屏蔽惟顧

接總兵成大吉來稟髮逆馬融和等糾合捻匪萬餘由潼關竄過閿鄉繞至光州商固等處意在窺伺楚疆各路防兵先已調派出境此外別無可調之軍現在飛咨多隆阿順道派軍設計雕剿並撥雷正綰之軍迅赴鄖西山陽一帶迎頭截擊得手後再行入陝

官文嚴樹森又奏言鄖陽居鄂之西北上游下

接襄樊並鎮與豫境處處接壤邊防稍疏勢若
建瓴省垣亦為之震動是目下襄防與進勦鄖
西路賊二者並重而尤以襄防為亟臣等先令
金國琛一軍馳援鄖西而以道員梁作楫五營
接防襄樊職此之故此時鄂中得力諸將皆已
奉調遠征惟金國琛嫺悉戎機所部六營尚稱
勁旅現飭會合何紹彩一軍實力勦擊兼顧荆

子關一路遏其下竄頃奉

聖諭飭令金國琛赴陝係在臣等奏報逆衆竄犯鄜西之前現在賊勢狓猖鄜西縣城被陷金國琛一軍甫經抵鄜正當剿辦喫緊之時勢難令其入陝俟鄜西剿辦事竣仍令扼紮襄樊力籌戰守機宜以固中原重鎮

同日內閣學士毛昶熙奏言據探前竄陝西髮

逆自陷渭南城後由華陰直撲潼關繞關東趨
闌入豫境所有閿鄉靈寶陝州澠池新安等處
均有賊蹤偪近洛郡楊飛熊援仗雖疊挫兇鋒
因殺賊過猛身受數傷聞之莫名焦灼查河洛
爲中州險隘晉省藩籬毗連河南省城關繫最
重亟應派軍西顧　臣　正籌撥派閒適接撫　臣　鄭
元善函咨業已親督兵勇由汝甯至省取道鄭

州前往西路截剿商令臣撥兵相助臣所部都
司劉進貞等步勇一千名又都司蔣榮耕等馬
隊一百三十名均係精銳飭令即日拔營迅赴
西路隨同撫臣進剿伏西路肅清仍飭折回宋
營緣臣急須前進必使兵勢稍壯方可進攻
毛昶熙又奏言陝西髮逆回竄豫境河洛喫緊
不得不分隊西援誠恐賊衆兵單廓清尚稽時

日查將軍多隆阿現赴陝西督辦軍務據楚省
督撫咨稱該將軍前敵十營先行由豫入秦汝
甯之正息信羅等屬係必由之路該處賊巢林
立自應乘此機會節節埽蕩豫省駐汝甯之軍
僅有藩司張曜數營本形單薄有此十營乘便
會勦不難併力奏功抑臣更有請者將軍多隆
阿親督大軍由盧赴秦若亦由此路前進聲威

一播賊膽自寒勦撫皆易爲力應請

飭下該將軍取道汝甯沿途埽蕩順入陝西聲勢旣

壯汝匪必易殲除洵屬一舉兩得均奏入

上命議政王軍機大臣傳諭官文勝保多隆阿嚴樹森鄭元善毛昶熙曰髮逆馬融和等粁匪由潼關竄過閿鄉靈寶繞至光州商固等處窺伺楚疆河洛之賊是否他竄澠池等處有無賊蹤均未據鄭

元善奏報著即迅速馳奏一面偵賊所向妥籌防勦此股賊匪須剋日殲除方免蔓延貽患著勝保仍遵前旨迅督大隊兵勇沿途探明何路緊急迎頭截擊如該逆尚在洛陽附近地方即著督兵西上盡力勦洗毛昶熙所派之劉進貞等馬步各隊已取道汴城即著鄭元善帶赴西路會勦俟西路肅清仍即飭回宋營以壯兵勢鄖陽居楚之西北

上游關繫甚重鄖西城池豈可任賊久踞著多隆阿先其所急迅督所部馳赴鄖西督同金國琛何紹彩等軍協力進剿收復縣城其鄖陽府城守事宜著官文等嚴飭訥欽等率同文武嚴密布置力遏賊氛渭河南北州縣漢回仇殺必須懾以兵威方可解散該省望援甚急豈容再事遷延雷正綰本係陝省總兵著官文多隆阿迅催該總兵督率

兵勇星速入關以期彈壓漢回勦撫兼施迅速蕆
事雷正綰經官文保奏可以獨當一面若該總兵
到陝兵力足敷勦辦則多隆阿一軍將來應於何
處駐紮即著官文等隨時妥籌具奏金國琛勦辦
鄖西賊匪正當喫緊著暫緩入秦俟鄖西事竣再
行斟酌辦理其正息信羅等處賊巢仍著鄭元善
督飭張曜等會同楚軍節節埽蕩悉數殲除

十三日甲子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奏言

臣等遵

旨會議已革大員罪名查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身

膺疆寄受

國厚恩當疆圉多事之秋豈不知軍旅之事有進

無退守土之官城存與存況其時常州有兵有

餉並非不可固守乃首先棄城逃避致令全局

潰敗查閱所遞親供節節退避均在地方危急之時是閶警屢逃已屬法難原宥望亭爲無錫至蘇要衝業經奏明截留長龍船紮營於此乃忽於蘇州失守之前一日管帶師船退赴福山海口是撤兵遠遁置蘇省於不顧尤屬縱寇殃民此罪跡之最昭著者其擘甓紳民各情事無佐證無可質訊逮問後逗留兩年延不就道因

其開有奏准留辦之事且從重論罪均已無可復加刑部歷年審辦軍營失事各大員如牛鑑徐廣縉楊文定訥爾經額庚長等擬斬監候各成案均比此案情節為輕其余步雲一案係由斬監候加至斬決情罪相等惟彼係帶兵提督此係統兵總督稍有不同然論疆寄則文臣比武臣為重論軍法則逃官與逃將同誅論情節

則闔營屢逃非被攻被圍變出不測者可比論
地方則全省糜爛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者可
比雖
朝廷原有議貴之典而該革員節節退避苟且偷
生置地方生民於不問貽誤事機罪難悉數實
屬辜
恩誤

國自外

生成臣等公同商酌應請將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

仍照原議比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固守

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律上從重

擬以斬立決恭逢

恩詔不准援免惟係已革大員且由斬候加至斬決

仍恭候

欽定

大學士銜禮部尚書祁寯藻奏冒大學士刑部定擬何桂清罪名原奏斷語既云徧查刑律罪至斬候而止是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引斬決律矣又云情節較重從重擬以斬立決是明知改律過重矣又云究係曾任一品大員且由斬候加至斬決重罪非 臣 等所敢擅擬仍恭候

欽定是又明知擬加非律而欲請
旨於律外用刑矣
天恩
天威自有
宸斷 臣下惟宜守律豈敢仰測
聖心此端一開關繫甚大 臣 再三覼其斷語抑揚輕
重心實未安不敢隨同畫諾理合恭摺另陳

兵部尚書萬青藜奏曰臣詳閱何桂清原供以
總督大員當江南大營再潰時既不能力挫兇
鋒又不能嬰城固守以致全局潰散即予以就
地正法實屬情無可原儻按本律定擬罪名
皇上從重加以立決亦屬法無可貸若承審衙門依
律科罪則祇能照本律問擬不能加至律外蓋
衡情定讞各有專條不可巧為出入也溯查軍

興以來督撫大吏之獲咎者惟湖北巡撫青麐於省城失守後繞道越境逃至湖南長沙奉

特旨即行正法其時並未經臣工議奏也其交部治罪者如楊文定訥爾經額均經王大臣照主將不固守律擬以斬監候即統率如賽尚阿徐廣縉等亦祇照斬監候本律擬罪臣愚昧之見何桂清一案似應仍照斬監候本律問擬查官犯例

八情實

皇上予以勾決不過暫行稽誅而於綱紀法度似有裨益如原奏既稱徧查刑律均罪祇斬監候而止又稱斬監候律上從重擬以斬立決則是舍本律而深刻定罪矣 臣不敢照議謹另摺陳明

內閣學士桑春榮大理寺卿全慶內閣侍讀學士倪杰奏言查何桂清以總督重臣棄城逃避

致令全局潰散誠如
聖諭實屬罪無可逭原奏擬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
之律以定罪名洵足伸
國法而昭公允惟既稱徧查刑律均罪至斬候而
止又稱情節較重擬以斬決則是引斷兩歧易
滋日後流弊可否仍按所引本律定擬以昭矜
慎之處恭候












聖裁

順天府府尹石贊清奏言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身任封疆輒敢棄城逃避致令全局潰散實屬罪無可逭惟刑部原奏例止斬監候從重擬以斬立決誠以該革員情罪重大從重定擬期於伸

國憲而儆將來第擬罪各有專條而立法期於畫

一伏查嘉慶四年

諭旨刑部引律斷獄應恪遵憲典專引本律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字樣又嘉慶十六年

諭旨定擬罪名尤應準情酌理按律援引不得意爲輕重近來問刑各衙門於本律之外抑揚其詞深文曲筆何以昭刑罰之平宜永遠禁止以絕流弊臣恭繹

聖訓似乎律貴畫一畸輕畸重則不一也今何梓清情

非重大法無可貸情無可原臣亦不敢妄爲置議惟例止斬監候從重擬以斬立決與嘉慶年間兩奉
諭旨不符似未允協

順天府府丞林壽圖奏言查何桂清當丹陽失陷大營再潰時不能力挫兇鋒嬰城固守節節退避致所轄各府州縣相繼淪陷實屬咎有應

得第查律載失誤軍情各條均罪至斬候而止統轄兼轄之督撫從重比照至主將不固守律已無可加是以如琦善牛鑑賽尚阿徐廣縉陸建瀛程矞采楊文定訥爾經額各有棄城逃避之罪皆以斬監候定擬賽尚阿則以大學士統兵專辦廣西軍務節次退避致逆匪竄越全州疊陷湖北湖南各郡縣蔓延大江南北厥罪尤

重亦未聞加以斬決成案之可稽者如此今該

大學士刑部定擬何桂清罪名既稱徧查刑律

罪止斬候又稱情節較重從重擬以斬立決若

謂出自大學士之意刑部所司何事若謂出自

該部之意又奚自亂其例 臣以爲情節較重及

從重字樣均宜斷自

宸衷非 臣下所得擅擬該大學士等原擬實未允協

再查軍興以來一品大員有正法者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岳州失守後變易姓名私逃回京故
文宗顯皇帝置之重典湖北巡撫青麐失陷省城後越境逃至湖南長沙是以就地正法厥之何桂清似有不同若以何桂清情罪重大當時即就軍前正法罪無可逭惟既解送到部自應按律定罪不得於文法開抑揚輕重臣謹就愚昧之見

另摺上陳

內閣侍讀學士王拯奏言何桂清以總督大員駐紮常州當丹陽失守大營再潰時不能嬰城固守輒往蘇州上海節節退避擬以斬候罪名係比照守邊將帥棄守城寨之律刑部當與大學士等秉公持平謹查例案辦理豈得有意從重虛文揚抑於其閒乎本朝

列聖相承刑賞皆極忠厚之至方今
朝政清明庶言庶獄惟欲平情察理以昭公道而
服衆心現當熱審減刑期內小民犯法猶荷矜
恤刑部於此案隨摺聲明急切辦理若惟恐失
之者亦有戾於
諭旨周詳審慎之意要之事關刑辟總當以例案爲
憑以情理爲斷何桂清案律止斬候若謂其貽

誤封疆應否從重辦理允宜斷自

宸衷非臣下所得擅請臣心有所疑未敢緘默

鴻臚寺少卿彭祖賢奏言查何桂清身任總督

於丹徒敗潰時不知固守常州節節退避以致

蘇常松太相繼失陷情罪較重經大學士會同

刑部查照斬監候律從重擬斬立決請

旨遵行臣籍隸江蘇目擊桑梓淪陷百姓流離方且

歎息痛恨於將帥疆臣畏葸貽誤豈肯曲爲開
脫惟思慎重刑章在於依律定罪棄城逃避之
罪律止斬候則按律定擬無所加於律之外乃
適得乎法之平應依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臣謹另摺具奏
禮科掌印給事中唐壬森刑科給事中高延祜
工科給事中鍾佩賢掌京畿道監察御史許其

光掌湖廣道監察御史魏睦庭掌四川道監察
御史陳廷經掌廣西道監察御史傅觀海奏言
何桂清身膺封圻重任節節退避貽誤地方誠
屬罪無可逭惟律有專條即刑部原奏亦稱徧
查刑律均罪至斬候而止臣等不敢於本律之
外擅擬從重等字樣謹合詞具奏均奏八
上諭內閣日前據大學士會同刑部定擬何桂清罪

名復諭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會議以
期衆議僉同茲據大學士桂良等公同會議請仍
照原擬將何桂淸比照守邊將帥被賊攻圍不行
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斬監候律上從
重擬以斬立決並據祁寯藻等奏各摺以刑部原
奏既稱徧查刑律如臨陣先退棄城而逃失陷城
寨等條均罪至斬候而止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

引又云情非較重從重擬以斬決是爲擬加非律非臣下所得擅請等語此案何桂清以總督大員駐紮常州當丹陽失守賊氛緊偪節節退避蘇州上海等處以致蘇常松太各府州相繼淪陷皆由該革員之所貽誤且於革職拏問後輒轉逗留延不赴部苟且偷生罔顧法紀跡其罪狀昭著若

文宗顯皇帝當日因其情浮於罪將其正法俾前中外

臣民當無異議惟現已拏解來京且屢經廷臣等
會同刑部定擬罪名自應按律科斷以昭公允何
桂清著仍照本律改爲斬監候歸入朝審情實秋
後處決此係爲查照定律詳慎用刑起見非謂何
桂清情有可原將來可從末減致蹈輕縱也